

## 《我所知道的康橋》節錄 徐志摩

康橋的靈性全在一條河上；康河，我敢說，是全世界最秀麗的一條水。河的名字是葛蘭大（Granta），也有叫康河（River Gam）的，許有上下流的區別，我不甚清楚。河身多的是曲折，上游是有名的拜倫潭——Byron Spool——當年拜倫常在那裏玩的；有一個老村子叫格蘭騫斯德，有一個果子園，你可以躺在纍纍的桃李樹蔭下吃茶，花果會吊入你的茶杯，小雀子會到你桌上來啄食，那真是別有一番天地。這是上游，下游是從騫斯德頓下去，河面展開，那是春夏間競舟的場所。上下河分界處有一個築，水流急得很，在星光下聽水聲，聽近村晚鐘聲，聽河畔倦牛趨艸聲，是我康橋經驗中最神秘的一種；大自然的優美，蜜靜，調諧在這星光與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淹入了你的性靈。



但康河的精華是在它的中樞，著名的：“Backs”這兩岸是幾個最蜚聲的學院的建築。從上面下來是 Pembroke, St. Katharine's、King's、Clare, Trinity, St. John's。最令人留連的一節是克萊亞與皇家學院的毗連處。克萊亞的秀麗索鄰著皇家教堂（King's Chapel）的閎偉。別的地方儘有更美更莊嚴的建築，例如巴黎賽因河的羅浮宮一帶，威尼斯的利阿爾多大橋的兩岸，翡冷翠維基烏大橋的周遭，但康橋的“Backs”自有它的特長，這不容易用一二個狀詞來概括，它那脫盡塵埃氣的一種清澈透逸的意境可說是超出了圖圖而化生了音樂的神味。再沒有比這一群建築更調諧更勻稱的了！論畫，可比的許只有柯羅（Corot）的田野；論音樂，可比的許只有蕭班（Chopin）

的夜曲。就這也不能給你依稀的印象，它給你的美感簡直是神靈性的一種。

假如你站在皇家學院橋邊的那顆大掬樹蔭下眺望，右側面，隔著一大方淺草坪，是我們的校友居（**Fellows Building**），那年代並不早，但它的嫵媚也是不可淹的，它那蒼白的石壁上春夏間滿綴著豔色的薔薇在和風中搖顛，更移左是那教堂，森林似的尖閣不可涼的永遠直指著天空；更左是克萊亞，啊！那不可信的玲瓏的方庭，誰說這不是聖克萊亞（**St. Clare**）的化身，那一塊石上不閃耀著她當年聖潔的精神？在克萊亞後背隱約可辨的是康橋最橫貴最驕縱的三清學院（**Trinity**），它那臨河的圖書樓上坐鎮著拜倫神采驚人的雕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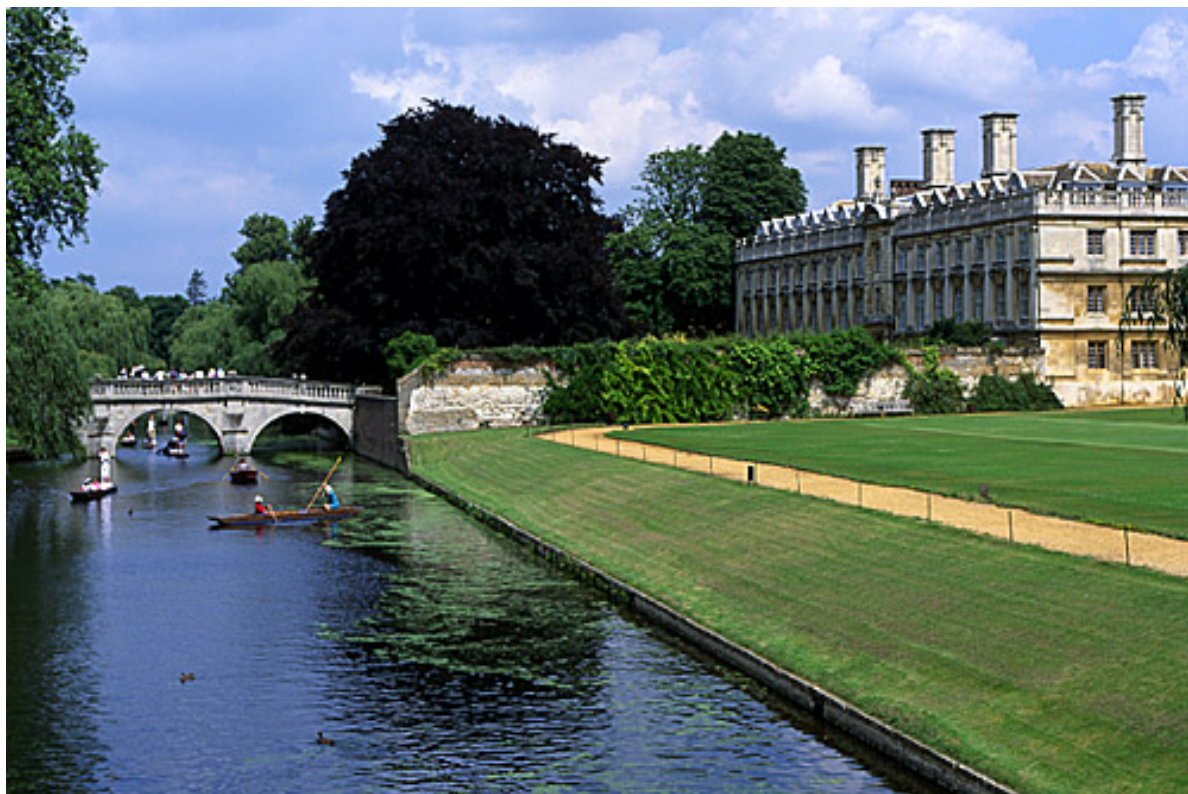


但這時你的注意早已叫克萊亞的三環洞橋魔術似的攝住。你見過西湖白堤上的西泠斷橋不是？（可憐它們早已叫代表近代醜惡精神的汽車公司給踩平了，現在它們跟著蒼涼的雷峰永遠辭別了人間。）你忘不了那橋上斑駁的蒼苔，木柵的古色，與那橋拱下洩露的湖光與山色不是？克萊亞並沒有那樣體面的襯托，它也不此廬山棲賢寺旁的觀音橋，上瞰五老的奇峰，下臨深潭與飛瀑；它只是怯伶伶的一座三環洞的心橋，它那橋洞也只淹映著細紋的波鱗，婆娑的樹影，它那橋上櫛比的小穿闌與闌節頂上雙雙的白石球，也只是村姑子頭上不誇張的香草與野花一類的裝飾；但你凝神的看看，更凝神的看看，你再反省你的心境，看還有一絲屑的俗念沾滯不？只要你審美的本能不曾汨滅時，這是你的機會實現純粹美感的神奇！

這河身的兩岸都是四季常青最蔥翠的草坪。從校友居的樓上望去，對岸草場上，不論早晚，永遠有十數匹黃牛與白馬，脰蹄沒在恣蔓的草叢中，從容的在咬嚼，星星的黃花在風中動盪，應和著它們尾鬃的掃拂。橋的兩端有斜倚的垂柳與掬蔭護住，水是澈底的清澄，深不足四尺，勻勻的長著長條的水草。這岸邊的草坪又是我的愛寵，在清朝在傍晚，我常去這天然的織錦上坐地，有時讀書，會時看水，有時仰臥看著天空的行雲，有時反仆著摟抱大地的溫軟。



但河上的風流還不止兩岸的秀麗。你得買船去玩。船不止一種；有普通的雙槳划船，有輕快的薄皮舟（Canoe）有最別緻的長形撐篙船（Punt）。最末的一種是別處不常有的：約莫有二丈長，三尺寬，你站直在船梢上用長竿撐著走的。這撐是一種技術。我手腳太蠢，始終不曾學會。你初起手嘗試時，容易把船身住在河中，東顛西撞的狼狽。英國人是不輕易開口笑的人，但是小心他們不出聲的繃眉！也不知有多少次河中本來優閑的秩序叫我這莽撞的外行給搗亂了。我真的始終不曾學會；每回我不服輸跑去租船再試的時候，有一個白鬍子的船家往往帶譏諷的對我說：「先生，這撐船費勁，天熱累人，還是掌個薄皮舟溜溜吧！」我那裏肯聽話，長篙子一點就把船撐了開去，結果還是把河身一段段的腰斬了去！



你站在橋上上去看人家撐，那多不費勁，多美！尤其在禮拜天有幾個專家的女郎，穿一身縞素衣服，裙裾在風前悠悠的飄著，戴一頂寬邊的薄紗帽，帽影在水草間顫動，你看她們出橋洞時的姿態，援起一根竟像沒分量的長竿，只輕輕的，不經心的往波心裏一點，身子微微的一蹲，這船身便波的轉出了橋影，翠條魚似的向前滑了去。她們那敏捷，那閒暇，那輕盈，真是值得歌詠的。

在初夏陽光漸暖時你去買一支小船，划去橋邊蔭下躺著念你的書或是做你的夢，槐花香在水面上飄浮，魚群在接喋聲在你的耳邊挑逗。或是在初秋的黃昏，近著新月的寒光，望上流僻靜處遠去。愛熱鬧的少年們攜著他們的女友，在船沿上支著雙雙的東洋編紙燈，帶著話匣子，船心裏用軟墊鋪著，也開向無人跡處去享他們的野福——誰不愛聽那水底翻的音樂在靜定的河上描寫夢意與春光！

靜極了，這朝來水溶溶的大道，只遠處牛奶車的鈴聲，點綴這個週遭的沉默。順著這大道走去，走到盡頭，再轉入林子裏的小徑，往煙霧濃密處走去，頭頂是交枝的榆蔭，透露著漠楞楞的曙色，再往前走，走盡這林子，當前是平坦的原野，望見了村舍，初青的麥田，更遠三兩個饅形的小山

掩住了一條通道。天邊是霧茫茫的，尖尖的黑影是近村的教寺。聽，那曉鐘和緩的清音。這一帶是此邦中部的平原，地形像是海面的清波，默沈沈的起伏；山嶺是望不見的，有的是常青的草原與沃腴的田壤。登那土阜上望去，康橋只是一帶茂林，擁戴著幾處婷婷的尖閣。嫵媚的康河也望不見蹤跡，你只能循著那錦帶似的林木想像那一流清淺。村舍與樹林是這地盤上的棋子，有村舍有佳蔭，有佳蔭處有村舍。這早起是看炊煙的時辰；朝霧漸漸的升起，揭開了這灰蒼蒼的天幕，（最好是微霽後的光景）遠近的炊煙，成絲的，成縷的，成捲的，輕快的，遲重的，濃灰的，淡青的，慘白的，在靜定的朝氣裏漸漸的上騰，漸漸的不見彷彿是朝來人們的祈禱，參差的翳入了天聽。朝陽是難得見的，這初春的天氣，但它來時是起早人莫大的愉快。頃刻間這田野添深了顏色，一層輕紗似的金粉糝上了這草，這樹，這通道，這莊舍。頃刻間這周遭瀰漫了清晨富麗的溫柔。頃刻間你的心懷也分潤了白天誕生的光榮。「春！」這勝利的晴空彷彿在你的耳邊私語。「春！」妳那快活的露魂也彷彿在那裏回響。



十五年一月十五日  
(1915 年)